

達摩寶傳

民國 壬午仲秋月

達摩寶傳

崇華堂重印

# 達摩寶傳叙

達摩寶傳。釋氏遺文。通達之謂。廣大之稱。括盡要道至德。不外三教正理。鋤完異端邪術。以及四果旁門。乃修性了命之至道。至在有情下種。爲返本還原之真經。道在順死逆生。實無愧西天廿八菩提尊。遵奉天命。茲以爲東林第一達摩祖。接續道根。口授心法。不在文字經中論。性悟神通。勿許形色身外尋。三皈五戒。作修道之把柄。一花五葉。留收圓之定憑。初度武帝不識。由宿孽以未盡。次指神光大悟。幸續燈而有人。授臘脂以偈言。因釣坎陽。須用離陰爲導引。收宗橫而改正。凡度後學。全賴先生以曲成。埋履過江。設殿一切變端。本老祖神通顯應。受辱含齒。拜師幾番忍耐。喻後世低心化人。縱有不明度人之師尊。不知訪道之學人。莫不以此爲見識。而有靈機巧性生。眞傳道妙用。眞求道良箴。望讀是書。身體力行。句句芟心中之荒蕪。言言破天下之迷津。揣辭撥開迷人網。求道悟透死與生。無塵無垢。功圓預知時至。有道有德。果滿自覺期臨。誠爲救命仙丹。度世佛艇。真正輔世道書。惜無善錄。僕本迂拙。缺少見聞。初越陝西。始獲上冊殘篇。繼遊滇南。復得下卷簡文。不堪鄙意補正。彙集一部刊成。以期同登道岸。共出迷津。是幸歲甲寅夏悟眞子叙於退省所。

# 記心印來歷

嘗思性根命蒂。道有體用。木本水源。道有由來。無極以生太極。老君而化釋迦。即先天大道根也。然達摩爲西天二十八祖者。然釋迦佛一脈流傳。世世承接其統。代代仔肩。其緒耳。夫佛出自西域竺乾國。父曰淨梵王。后摩耶氏。秉性慈善。老子見愛。分性放光。國母見光。感而有孕。懷二十二載。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午時降世。姓刹利。名悉達。多太子。自幼大有威德。專務清淨。時遊四門。見生老病死苦絕。欲出家修道。父母苦阻不從。誠格神人指示。踰城而出。其年一十九歲。居檀持山中。修道三載。心知有形非道。遂復學於阿藍迦葉處。三年不得定靜。又便往蔚頭藍參學一年。亦不明其性宗。自傷嘆不已。又得聞號燃燈古佛。頗有至道。時至中夏。周穆王二十一年。訪至東梁山。拜見燃燈。講道十三日。語下徹悟。始明萬法歸一至善之道。辭別燃燈。走膝泗二水。留雪山一宿。思其尼山靈秀所鍾。知中國文彩方盛。遂歸西方興教。自號釋迦牟尼。始至舍衛國。大開法門。著經說法。覺悟羣生。稱名曰佛。闡道說法。三十一年。法付

一、摩訶迦葉尊者姓婆羅門。孝帝五年時僧袈裟衣入雲南雞足山開道

三、商那阿修。姓毘舍多於周昭王二十二年化

二、優波陁多。姓首陀羅王七十出家平王十一年逝

五提哆迦。

七祖婆波蜜。

九祖伏駢蜜多。

十一祖富那夜舍。

十三祖伽毗摩羅。行四王千法度龍衆五百歲王四十二年化。

十五祖迦那提婆。始皇三十五年寂。

十七祖僧伽難提。羅侯成國王太子生而能言七歲出燕寂。

十九祖鳩摩羅多。月氏婆羅門子。

廿一祖一婆修盤頭。

廿三祖鶴勒那。姓婆羅化中，鄧工說法。

廿五祖婆金斯多。

廿七祖般若多羅。

六彌遮迦。

八祖佛陀難提。

十祖脇尊者。多難生處昭六年寂。

十二祖馬鳴。

十四祖龍樹。印度至南。

十六祖羅睺羅多。漢武二十八年寂。

十八祖伽夜舍那。

二十祖闍夜多。新峯二十一年寂。

廿二祖摩拏羅。

廿四祖師子。比丘尊者姓婆羅門至眉賓國見多眷生手曰年還我珠處問拳珠衆驚示偈。

廿六祖不如蜜多。

廿八祖菩提達摩。

菩提達摩尊者爲西天二十八心印之祖。作東林初代道統之尊。聊記來歷明賢再證。

# 達摩寶傳上卷

悟真子補述

陳士紳  
錢紫芙校閱

謝學愚恭書

偈曰 達天通地一部文。

寶秘諸仙五千道。

摩訶揭諦度衆生。  
卷隱如來三藏經。

讚曰 達摩慈悲寶卷傳。

聞聽偈語忙護佑。

諸佛菩薩下九天。  
韋馱靈官排兩邊。

金爐沉檀香烟起。

法身清靜性自然。

大眾虔誠體佛語。

直超三界證涅槃。

南無皈依十方一切

佛

法輪常轉度衆生。

僧

爾時達摩老祖。乃西城南印度國界。大覺金禪。香枝國王三太子。不戀王位。看破榮華。修成

西天二十八祖。金蓮寶坐。不戀聖境。悲世憫人。於天界元年。過東土。傳真空妙用。度人不尙文字。只口傳心授。因見衆生不得惺悟。難識妙理。遂高駕祥雲。慧眼遙觀。見得梁武帝善氣冲空。空中現瑞。只得落下雲頭。於梁武帝金鸞寶殿。武帝見老僧從空而來。驚疑問曰。莫非怪乎。擅敢到此。祖曰。西國人也。身藏明超聖境。不覺至此耳。武帝曰。西國到東土。有多少路程。祖曰。十萬八千里。帝曰。要多少日期可到。祖曰。吾只用半個時辰就到。帝曰。莫非神仙乎。祖曰。雖非神仙。頗有半凡半聖。帝曰。既通凡聖。可曉人之生死根源否。祖曰。知而不知。不知而知。

帝曰。幾世爲人幾世足。

幾時戒斷酒合肉。

你將甚麼報君恩。

誰人與你作眷屬。

日間化緣那裏化。

夜間歸向那裏宿。

我將八句來問你。

誰是天堂誰是獄。

老祖曰。九世爲人十世足。

離娘戒斷酒合肉。

我將經卷報君恩。

菩薩與我爲眷屬。

日間化緣千家化。

夜間歸向茅菴宿。

我將八句來回你。

我是天堂你是獄。

武帝聽得此言。心中大怒曰。你這和尚全無道理。祖曰。我有無窮道理。你全然不識。本是你無道理。將來有何好處。帝曰。我會修下五里一菴。十里一寺。宏闡佛道。有無量功德。你反道我是地獄。並無好處。你這野僧單瓢執杖。乞化十方。遊食僧人。到是天堂。且有道理。又有好處。大概是胡說。與我推出斬首。祖曰。斬我不得。我體掛虛空。無處下手。帝曰。你要上前三步死。退後三步活。祖曰。我橫行三步有何妨。武帝教兩班文武。將這和尚帶在西廊。來日高設法臺。將四十八卷經典。疊成蓮花寶座。請他登臺講經說法。若是真僧。自然明心見性。若是假僧。自有天雷霹死。老祖聽得心內自明。衆文武大臣。將和尚候在西廊。問曰。你這和尚。將你來由去處。對衆一表。使我等得個明白。老祖曰。衆公卿聽開懷。我從混元一氣來。無生是我老親母。乳名叫做小皇胎。小皇胎弟兄多。九十六億住娑婆。也有在朝爲天子。也有爲官享快樂。也有逞能誇豪富。也有處貧受奔波。也有造孽轉畜道。也有修仙證大羅。自從寅會失散后。算有四萬餘年多。我來此。把伴約惹得爾等笑我魔。我欲轉回西方地。又憂爾等莫下

落。

老祖說罷。衆文武以爲和尚是個瘋子。各自退散。及至次日。安設已畢。請和尚登台說法。老祖將四十八卷經典。一覽皆通。只四維思尋。並不會開言講說。帝曰。請你講經說法。如何一言不吐。祖曰。見性一轉三千卷。了義一刻百部經。迷人不識。西來意無字真經。世難尋。武帝不識。反以爲狂。心中惱怒。命左右侍衛各執玉棍。將這和尚逐出去罷。老祖曰。何必待逐。恐折爾福。餓死台城。怎得瞑目。武帝急發大怒。急命逐出。只見玉棍一齊打來。老祖閃出殿外。冷嘆三聲。無緣無緣。且行且歌。

嗚呼。嘆富貴假名利。迷人太甚。塵世上。衆皇胎。概困紅塵。只知道享紅福。勢利僥倖。貴全不思。有孽債。暗來纏身。梁武帝結佛緣。人爵有分。可惜他冤孽重。一竅不明。只憂他福盡時。便有災禍。將來後冤報冤。困死台城。佛不忍特命我前來指惺。知那知他。迷昧甚。全不思尋。莫奈何駕法船。又往別郡。四部州去尋訪。有緣之人。却說老祖歌畢。不免去到金陵。王舍城中黃花山。神光在此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人天百萬聽講。老祖到此。果見講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泥牛過海。木馬嘶風。神光偶然見得新來一

位和尚不免問他一問。老僧從何而來。祖曰。不遠而來。神光曰。既然不遠。往日未見來此。祖曰。不得空閒。一要上山採靈藥。又要下海取寶珍。修造無縫塔一座。只因功夫未完成。今日偷閒來到此。聽爾慈悲講經文。神光聽這和尚說。要聽講經。即將經卷展開細說。祖曰。你說的是甚麼。神光曰。我說的是法。祖曰。法在那裏。曰。法在經書上。祖曰。黑的是字。白的是紙。如何有法。你既說紙上有法。我且畫一紙餅。與你充飢。神光曰。紙餅如何充飢。祖曰。既然紙餅不能充飢。你說的紙上佛法。怎能了得生死。本屬無益。與我拿去燒了。神光曰。我講經說法。度人無量。怎說無益。你豈不是輕賤佛法。罪莫大焉。祖曰。我非輕賤佛法。乃你自己輕賤佛法。全不究佛之心印真法。執着經書說法。可謂不明佛法也。光曰。我既不明。請你來登台說法。祖曰。無法可說。單言一字耳。我西來有個一字。要須彌山爲筆。四海水磨墨。天下爲紙。難寫得下我這個一字。更難畫得下我這個形像。看又看不見。描又描不成。有人識得玄中妙。便是龍寫得這圖形。並絲毫不掛。方能超生死。本來無形像。四季放光明。有人識得玄中妙。便是龍

華會上人。

偈曰。

達摩原來天外天。

不講佛法也成仙。

萬卷經書都不用。

單提生死一毫端。

神光原來好講經。

智慧聰明廣傳人。

今朝不遇達摩度。

難超三界了死生。

達摩西來一字無。

全憑心意用功夫。

若從紙上尋佛法。

筆尖蘸乾洞庭湖。

神光聽畢。心中大怒。手執鐵素珠。迎面打來。遂打落老祖門牙二個。祖欲吐出。不忍此地要遭三載大旱。祖欲吞下腹內。又恐破了五臟之戒。只得忍耐。口含齒血。往西而去。

偈曰。達摩含血不能言。

那想神光認不全。

船到江邊人難度。

看來有緣又無緣。

武帝神光不低心。

那識西來一祖根。

這遭錯過難相遇。

永教埋沒在紅塵。

老祖出了王舍城外。將袍袖一展。其齒如故。其血淨盡。思度人難處。不免嘆道一番。  
嘆旁門。有字法。信口談論。  
嘆習的。口頭禪。不究死生。  
有修行。他不求。佛法心印。

有悟道，他不訪。無字真經。一味兒講的是行怪素隱。三教人多不究。了死超生。  
假僧道，概習的敲打唱念。有神光，他憑的講說爲能。恁講的天花墜，難了性命。  
到頭來，更難免。十殿閻君。舉眼觀，旁門內無數人等。沒幾個窺心經，訪道修行。  
我今日度神光，又無緣分。但不知到何處，纔有緣人。

却說老祖傷嘆已畢，遂往東綠關過。遇一婦人，名楊胭脂，便問老祖從何而來，往何而去。老  
祖曰：自西國而來，特度武帝與神光，欠緣而歸。胭脂聽說，知是有道德的和尚，便請老祖到  
家，候入經堂，請陞法座。遂行禮拜告曰：吾乃持齋多年，未得明心見性。今日有緣，得遇明師  
降臨，我今發願爲徒，求師慈悲，指示正法。弟子永不忘恩。祖曰：你今發願求道，事非小可。况  
女身垢穢多愆，要盟下海天大願，受持三皈五戒，抱穩正念，纔可。倘不依願而行，反遭墜落。  
萬劫難以超昇。當再三思而行，不可輕視。胭脂卽便跪地，憑佛立願曰：我若得法忘師，不守  
皈戒，半途而廢，永墮沉淪苦海。萬劫難超三界。達摩知是虛情，略點幾句偈語云：若在三苦  
妙無窮，週流四大爲眞主。內無形相，外無踪。常與三家來相會，內外一體現金容。又曰：人法

兩忘是眞空。活潑動靜允執中。認得自家眞人透。待詔飛昇極樂宮。胭脂得聞法語。記熟在心。已有數日。遂起心毒死師傅等。武帝與神光前來拜我爲師。豈不榮耀幸甚。誰知老祖早明其意。便脫隻芒鞋。寫留偈語。化作屍骸。遂隱身而去。胭脂見祖已故。急將屍骸葬了。

老祖離了東綠關。又傷嘆一番。

嘆婦女多迷昧。不明自性。既回心。在持齋。未究死生。全不思五漏體。罪過太甚。  
因前刼多迷昧。不曉修行。變女身。多不便。作難不盡。遵三從。合四德。聽命於人。  
楊胭脂既遇我。三生有幸。就該要求一貫不二法門。我見他口能言。心却不正。  
無字經。又豈可輕易指陳。略得點禪機話。以爲高幸。就想要毒死我。當人師承。  
從此推我來時。一條路徑。我去後。恐別出萬戶千門。要找個信心人。道統繼定。  
慧眼觀四部洲。並無一人。就只有王舍城。神光可信。我再去。化不轉。枉來度人。

老祖嘆畢。不忍拋棄神光。設法再度。心默一會。將數珠取下十粒。化爲十殿閻君。飄然而至。立於神光法台之側。神光正欲登台。忽見十位秀士到此。神光問曰。各位先生係何方人氏。莫非來此聽說法乎。十位答曰。吾等乃是幽冥地府十殿閻君。並非來此聽法。因爾陽壽已

滿。特來拘取爾之生魂。神光聽說。大駭一驚曰。我會說法度衆四十九年。費有無窮辛苦。積有無量功德。豈還難躲。閻君乎。閻君曰。今天下只有一人能躲。餘外概不能免。神光曰。此一人是誰。閻君曰。是前日來此那位黑臉和尚。得明無字真經。一貫真傳。修成天外閒人。纔躲得脫吾等之手。但凡說法修行。口頭三昧。盲修瞎煉。不求真傳。實受修行者。俱是口說能免。其實都躲不脫。神光聽說。心中慚愧已極。悔恨自己失緣。只得跪地。向閻君面前討饒免死。好去追求達摩指示。只得俯伏哀懇。十位恍然化無。神光起身就向蓮台一脚。踏倒蓮台。急忙起程。追趕老祖。百萬人天扯住。不忍分離。而言曰。師尊一去好可憐。叫人個個淚不乾。百萬人天誰爲主。未知何日轉回還。光曰。大衆從容聽我言。一心要去求真傳。異日若能成正果。普渡衆生證涅槃。師徒恩重與情深。如何割捨兩離分。近前聽我十囑咐。各自歸家莫退心。

一囑咐。皈依佛。全憑真心。莫貪恩。莫戀愛。莫爭利名。勸大衆。要與佛常親常近。  
四時中。焚信香。報答佛恩。我難躲。閻君手。無明未盡。勸大衆。要耐煩。牢記在心。  
二囑咐。皈依法。佛規嚴令。二六時勤功課。依法而行。這皈戒。是修行。大大把柄。



九囑咐修紅福富貴之物。從今後體八德。更體五倫。吃花齋吃月齋。隨在爾等。  
要修個人上人智慧光明。我要去趕達摩。只爲性命。勸大衆廣施濟。牢記在心。  
十囑咐諸善人。要講德行。行大善。行小善。量力而行。有財人。要捨財。施濟莫吝。  
無財者。行方便。全憑功行。我要去趕達摩。求指心印。仰大衆各立功。彼岸同登。  
囑咐已畢。師徒洒淚而別。神光一心要趕達摩心切。一直趕到東綠關。遇一婦人。名楊胭脂。  
神光問道。娘子可曾見得一位黑臉和尚。過去幾時。胭脂曰。前日老祖。在我家住了七日。自  
病而死。我將祖尸。葬於東綠關外。神光聽說。大哭不已。悔恨到己無緣。錯過明師。捶胸悲啼。  
胭脂曰。老祖雖死。道根還在。不必悲傷。神光聽說。方得止淚。問曰。老祖之道。何人所得。胭脂  
曰。道已盡傳與我。只要你忍耐降心。我傳你就是。神光忙頂一禮。跪地哀求指示。胭脂曰。道  
不輕傳。必要對天立願。方可傳授。光曰。修行弟子未通玄。專拜明師學參禪。我若輕法難離。  
苦。忘師性命不還原。胭脂曰。修行工夫全憑心。傳授匪人罪不輕。穿山透海常應現。包天裹  
地在人身。活潑動靜養性天。千生纔得佛臨凡。貫滿乾坤憑真性。放去收來還本原。神光再  
三叩問身中之性命。生死之根由。胭脂曰。生死性命之原。有內外之分。內能穿骨透體。普覆

人身應現化物。乃六門之動靜。外能穿山透海。包天裹地。貫滿十方。放去收來。動靜活潑。乃  
劫外真人也。金剛經云。現在過去未來。心俱不可得。人我衆生壽者相切不可有。方纔免得  
輪迴之苦。脫得閻君之刑。神光曰。此等道理。我會當時講論。望師傅我先天至道。胭脂曰。法  
已盡傳。再無二法。神光心中不得詳明。正在疑而未決。忽聽門外來了一位老僧。大聲叫道。  
東土衆生。無緣無緣。可惜把西天達摩老祖。佛駕臨東。放過去了。神光與胭脂聽見。問道這  
位老師傅。你在何方遇着達摩老祖。僧曰。我在西國來東之時。同伴一日一夜。神光胭脂俱  
不深信。老僧又曰。我前日在西洋湖洗澡。又遇老祖。手執便鏟。挑隻芒鞋。身負蒲團。踏蘆過  
江而去。我會問他。要向何處去。他言先度武帝無緣。反遭玉棍傷體。次度神光無緣。又被鐵  
珠損牙。復度胭脂。險遭毒害。要到熊耳山尋個住處。培體養牙。說罷而去。神光聽說果是實  
情。轉問胭脂曰。你言祖已病故。如何還在。胭脂曰。不免同去東綠關掘墓相驗。及至掘開一  
見。只有芒鞋一隻。繡得有字云。達摩西來一隻鞋。千針萬線繡出來。東土衆生不識我。芒鞋  
把做死人埋。神光看畢。纔覺得達摩老祖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必在熊耳山。一心逕去。拜求  
大道。遂拜別胭脂起程。不分星夜。至一大江。橫阻難度。神光四維觀望。並無有人。又恐老祖。